

黄易作品集

新木兰花传奇

——
暗月狼嚎
(卷六)



珍藏版



幻系列

黄易作品集

木兰花传奇

关月狼嚎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(桂)新登字 02 号

玄幻系列·关月狼嚎

黄易 著

责任编辑 刘晓泉

封面设计 张庭

出版 广西民族出版社

印刷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

开本 850×1168 开本: 32 印张: 9 千字: 4000

版次 1999 年 5 月第一版 199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-5000 套

ISBN 7-5363-3214-9/1·835

定价: 14.80 元

其人其书

黄易乃新一代武侠小说作家，自创《异侠系列》和《玄幻系列》。以独特的笔触，深刻的思想，妙想天开的情节和动人的性格，展示新奇的意境。并将其研究数十年的玄学融入作品中，使其书一出台便受到港台读者疯狂的欢迎，俨然带起一股新武侠小说的潮流。黄易小说以最奇异的笔下世界，以他那种独特的震撼性的方式和风格，征服了华人中所有爱好武侠小说的记者。如果说，在武侠文坛上，金庸、古龙、梁羽生曾“三国鼎立”，各成一代宗主，那么，在众多后起高手中，黄易一出江湖，便脱颖而出，在顶级高手中独领风骚。虽说其中真正的影响，现时犹言之过早，但黄易成为武林一代宗主却已毫无疑问。这对于已辞去大家教席，隐居于自己写作王国的黄易自己，也是始料不及的。

看黄易的书，有若跨越了的现实和幻想的边防，踏足于一个接一个玄异的梦域里。无论在他超过这的国度里，又或在古老日子武道的追求中，他都在寻找人类超越自己的可能性（体能和智力的极限）。其丰富的想象力，不拘一格的布局，宏大缜密的构思，紧凑精妙的情节，峰回路转的结局，着着出人意表，使读者不忍释手，欲罢不能。在当今武侠文坛人才凋零、多数作品精制滥造的情况下，黄易小说的出台，不仅在武侠小说惨淡经营的市场掀起新的热销浪潮。而且由于其小说异峰突起，更使热爱此道读者快慰的是，又有一位大师的旷世之作，使我们的人生多姿多彩，心灵不再寂寞。

内容提要

——圆月高挂，白雪皓皓，凄厉长嚎划破寂静夜空，神秘野兽肆虐北海雪国。饿狼猎艳，纯情少女误陷情网。北海迷宫狼人破壁，遁入重重黑幕。三小姐勇闯狼窟，智擒嗜血狂魔。火山洞中一场生死搏斗……一举歼灭“狼之一族”！

1

爆竹一声除旧岁

锣鼓喧天迎新年

在夏威夷的华人社会中，对中国农历新年的到来，仍然兴致勃勃的忙着准备过年。兰园门口也应景地贴上春联。春联上一手秀丽雅致的好字，一看就知道是小兰花的亲笔。

兰园宽广的庭院里，几盆蜡梅盆栽开着黄色的花朵，争艳绽放，散发一缕缕清香，每样装饰品也都整理得焕然一新。这两天熊猫二号自儿忙进忙出，赶着整理环境，布置内餐，好迎接新年。

长日将尽，落日余晖将兰园的天空染作一片橘红。

五点整，亚珍准时走进庭院，准备开始每天傍晚例行的武术和体能训练。

走进以石板铺成的练习场，看了看表，亚珍放开喉咙，对着二楼大喊：“喂！小燕，练习时间到了，还不赶快滚下来？”

二楼窗口传来一个懒洋洋，半梦半醒的声音：“今天除夕，我特别要求放年假……”

亚珍摇了摇头，丢了句“懒燕子”上去，迳自开始例行的练习。

新木兰花传奇

关月狼嚎

二楼的“燕窝”里，小燕子愉悦的躺在床上，床头的电脑萤幕上，可以看见庭院里亚珍练习的情形。一个不怀好意的微笑浮现嘴角，小燕子好整以暇的按下手上遥控器的按钮。

三秒钟后，一声轰然巨响传遍整个兰园；其中还夹杂着亚珍的怪叫声。

电脑萤幕上可以清楚的看见亚珍脚下的石板随着爆炸声猛然翻起，正在坐马调息的亚珍猝不及防之下，被吓得一翻身滚开老远。

二楼另一边的阳台上，小兰花仍悠然的啜饮着手中的奶茶，猫熊二号捧着茶签署随侍在侧。

亚珍的怒吼声清楚的从庭院传来，小兰花轻笑着，问道：“猫熊先生，刚才的爆炸声是怎么回事？”

猫熊二事情立即清楚的报告：“确认为黑色火药爆炸——根据爆炸强度及地面露波型态——最大可能为“水鸳鸯”炮竹爆破所造成——同类型爆炸在本周内已达二十六次——”

小兰花优雅的起身回房，一面说着：“我得赶快离开这，否则待会被卷入战火中可就惨啦！”

惨遭偷袭的亚珍盛怒之下，原本打算直接杀上二楼“燕窝”，不料小燕的第二波袭击已经展开。数十枚甩炮从四周的树丛中弹射而出，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爆破声和亚珍的惨叫。

躲在房里的小燕子在电脑萤幕上清楚的看见了亚珍的怪状，一时忘形，跑上阳台张狂的发表胜利宣言：“怎样？暴力女，这种训练课程过瘾吧！”

冷不防一把甩炮从庭院暗处飞来，准确命中小燕子，

当场又是一阵惨嚎。

刚遭到袭击时，措手不及的亚珍的确挨上了好几枚甩炮，不过她毕竟身手不凡，马上就已经能接能甩，等小燕子现身在阳台时，正好让亚珍来个“以其人之“炮”，还“炸”其人之身”！

院子里传来亚珍的调侃：“是不错，你也享受一下吧！”

亚珍还沉醉在复仇的快感中，那边小燕子已准备好回礼，“看招”声中，一排连珠蜂炮已经射来！

亚珍急翻身窜开，一面逃向存放鞭炮的车库，一面不忘抗议：“死燕子，臭燕子，你太狠了吧！”

“原来过年就是拿着炸药猛轰啊！”红鼻子见亚珍狼狈的逃进车库，一时兴起玩心：“那我也放个“瓦斯屁”凑凑热闹好了。”

“你别搅局，这是我和小燕之间的“恩怨。”亚珍对着红鼻子吼着。

“喔！噢！亚珍小姐，我的感应器显示你的血压急速升高，心跳次数快速增加，这可不是好现象。”红鼻子的红光晶体一阵乱扫。

“塞住你的红鼻子！我现在没功夫和你闲扯。”亚珍说完，抱着一堆鞭炮冲向庭院去了。

时间将近六点，小兰花听着庭院里欲罢不能，无止无休的爆炸声，无奈地摇摇头，放下手上的书本，走进通往中央电脑管制中心的秘道，打开控制庭院的自动防卫系统擎闸。

没多久，就听见有人遭到自动防卫系统电击的惨叫声。紧接着，客厅里响起小燕子极端不的叫声：“死猫熊，

关月狼嚎

快放我下来！再不放我下来，我就拆了你！”

小燕子敲打猫熊二号的声音才一响起，紧跟着就是一声遭到电击的哀哀惨叫声。

客厅当中，被猫熊二号像拎小鸡般抓起来，“挂”在半空中的两人心有不甘的瞪着悠悠然自二楼走下的小兰花。看着两人的眼光，小兰花有趣的想：如果眼光能杀人，我这会儿大概已经被大卸成八块……或者更多了。

小兰花轻松地在沙发上坐定，笑着说：“你们是不是该去洗个澡了？今天是农历除夕，我想你们应该不至于忘记我妈她们要来吃年夜饭的事吧？”

两位小姐对望一眼，异口同声的叫道：“惨了！”

小兰花微微一笑，下令自动防卫系统解除警备状态，转回待命状态，猫熊二号也立刻放开了满身硝烟味，头发被电成微卷的两位“灰姑娘”。

只见两人一面抢上楼去，一面不忘继续“暗算”对方，早把向小兰花“复仇”的打算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

望着两人一路打上楼，小兰花忍不住笑骂：“拜托你们克制一下，否则万一兰园被你们拆了，我可没法向我妈咪交待。”

△ △ △

兰园各处的艺术灯已自动亮起。透过水晶灯罩上精心雕琢的各种纹彩，绚丽的光辉为雅致高贵的兰园凭添一袭轻纱般的浪漫。

为了庆贺中国人最重视的新年佳节，也为了迎接今晚的贵宾——木兰花和穆秀珍，三个小姐各自换上新装。在

关月狼嚎

玄关前的小燕子难得地让她的头发维持原有的乌黑亮丽，颇富层次感的及肩短发，衬上一袭水蓝色洋装更增添几分俏丽。

大门前，柔和的灯光下，穿着一袭红淡彩旗袍，斜披纯白丝质披肩的小兰花，则仿佛是空谷中的幽兰，飘逸出尘。亮红色短裙，配上雪白荷叶领纯丝衬衫的亚珍，则显得亮丽耀眼。

没多久，一辆飞驰而来的蓝色保时捷跑车在兰园门口停下。车门打开，穿着酒红色套装的穆秀珍俐落的走出驾驶座，而一身雪白旗袍配上大红色领巾的木兰花，也优雅的出现于车子的另一边。

小兰花和亚珍见到久违的母亲，兴奋的冲上前去，抱着她们又亲又叫。

一阵拥抱之后，小兰花朝车内看了一眼，没见着高翔，遂转向木兰花：“妈咪！老爸怎么没来？”

“他在日本处理一件案子，晚几天才来。”木兰花柔声说着。

“那我们不就得少领一个红包了？”亚珍在一旁失望的说着。

“放心吧……”木兰花话未说完，突见数十支火箭在锐啸中窜出，亚珍定睛一看，几十支冲天炮朝她射来，她本能的向后退，嘴里一阵乱叫：“小燕子，你这缺德鬼……兰姨，快救命呀！妈咪！你看她啦……”

一串震耳欲聋的鞭炮声过后，只见小燕子带着一脸恶作剧得逞的笑容，从树丛中走出。

木兰花无奈的看着小燕子：“用这种方式欢迎我们，稍嫌盛大了点。”

小燕子像个孩子般缩了缩头，对着正从门口小跑步过来的亚珍得意地眨了眨右眼，冷不防领子里传来一阵异样的麻痒感觉，伸手一摸，赫然是一支毛绒绒、软绵绵的翠绿大毛虫！

小燕子尖声惨叫，又跳又拍地把那支“毛手毛脚”的东西拨掉。

小兰花笑着伸出手，想拍拍小燕子以示安慰，余悸犹存的小燕子敏感的向后跳开两步，拉开架势，斜睨着小兰花道：“少来，手离我远点！”

众人尽皆一怔，随即意会，引起哄然大笑。

“现在，可以进屋吃饭了吗？我和你秀珍阿姨等不及要尝尝你们三位的手艺如何？”木兰花笑容可掬地看向小燕子。

三个小姐领着二位长辈进入餐厅。大红桌巾覆盖在大圆桌上，各式传统年节佳肴已摆满一桌。

兰园理所有的人此刻都已围着圆桌坐定。就连不能饮酒用菜的猫熊二号也端坐一角作作样子，顺便为大家布菜斟酒，以尽职责。

大年夜的团圆饭，席上的每个人心中无不洋溢着温暖和喜悦。

席间虽然都是娇媚如化的美娇娘们，但在这种喜庆欢腾，和乐融融的气氛下，自然而然地都放怀畅饮，只见一时飞杯把盏，觥筹交错，豪气不让须眉。

不多久，满桌佳肴珍肴已是盘盘见底，徒留桌上杯盘狼籍。当然，这善后的工作自是由任劳任怨的管家公——猫熊二号一肩挑起，而几位酒足饭饱的女士小姐们则已转移阵地，移师客厅去也。

关月狼嚎

客厅里，木兰花和小兰花母女俩已摆好棋盘缠战起来，一旁观战的穆秀珍母女也不甘寂寞的各为一方加起油来。而小燕子则站在吧台后一展身手，嘴里一边和亚珍有一句没一句的瞎抬杠，手里也不得闲的调酒冲咖啡，好让大家见识一下她的手艺。

木兰花和小兰花热战一局后，猫熊二号走向小兰花，以扬声器报告着：“高翔先生已抵达兰罗——有两位老人同来——一男一女——身份不明——”

亚珍充满讶异和喜悦，笑道：“真是意外，姨丈竟然来了。”

念头一转，亚珍接着问道：“跟着姨丈来的人，会是谁呀？”

小燕子不假思索的调笑道：“笨！当然是石局长他们嘛！还会有谁？”

木兰花看向微笑的女儿，征询她的答案。小兰花淡然的开了口：“如果客人是石爷爷或其他我们认得的人，猫熊二号没有理由认不出来。”

小兰花顿了顿，诧异的看着亚珍：“妈咪！老爸不是在日本办案吗？怎么有人过来？而且老爸一向是以工作为重的人。他急着赶来，大概是又有什么奇怪的事件非要我们参与不可……”

小燕子脸色一沉，没好气的打岔抱怨：“大过年的还要出动？不会吧！”

没理会小燕的满腹牢骚，小兰花为自己的推理作出结论：“既然老爸是为了工作而来，那我们的客人应该是日本警方的代表或是事件的委托人，但是既然来的是两位老人家，想必是事件的委托人或当事人了。”

高翔浑厚低沉的嗓音紧接着在大门口响起：“Great！小兰，不愧是我的好女儿，跟老爸一样是推理能力一流的天才！”

穆秀珍马上泼过去一盆冷水：“姊夫，Don't be silly！别傻了。小兰的天才可是我们兰花姐的遗传，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！”在大家的笑声中，高翔苦笑着把两位客人引进了客厅。

两位客人的确是日本人没错，而且看他们花白的头发，恐怕都已将近六十高龄。此外，从他们悲伤愁郁的神色和局促不安的举止中，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他们心中的焦虑和痛苦。

小兰花走上前去，以流利而标准的日语问候客人：“两位请坐，我是高筱兰，木兰花基金会的专员之一，想必我父亲已经向你们介绍过了。”

由于基金会是国际性机构，所以为了工作上的需求，基金会的三个专员在国际通用的英文、法文、德文和日文上都有相当的造诣。尤其是从小与母亲游历世界各国，深具语言天分的小兰花，更是博通多种语言。

听见小兰花正腔圆调的日语，老先生的心情不禁安定了点：“敝人是井上太郎，这是内人，樱子。”

樱子是位典型的日本传统妇女，向前对众人行了九十度的鞠躬礼，才在老伴的身边坐定。

对于自己的突然造访，井上太郎显得有些不好意思：“很抱歉在贵国的除夕夜前来打扰，破坏了各位欢聚团圆的佳节气氛。”

小兰花嫣然一笑道：“井上先生请不用客气，两位不远千里而来，想必有什么重要的事？”

井上太郎的眼眶已经泛红，声音沙哑的说：“是的。勇吉和云雀已经失踪半个月了，我怕他们已经遭到了不幸。”说到后面，井上太郎已近于呜咽，身旁的樱子两行热泪早已落下。

高翔立刻在一旁提出补充：“勇吉和云雀是井上的一双儿女。他们在半个月前离家前往札幌参观“雪祭”，却从此音讯全无，遍寻不着。”

明知道需要基金会插手的，绝不是可以轻易解决的案子，小兰花仍然不得不先温言安慰眼前老泪纵横的两位老人家：“井上先生，请别太伤心了。请先告诉我们事情的前后经过好吗？我们一定会设法帮助你们的。”

一向热心助人，心直口快的亚珍也插口道：“井上先生，请放心，只要我们出马一定能找回令郎和令媛的。”

井上太郎感激的笑了笑：“谢谢你的鼓励，你知道的，那两个孩子是我们夫妇俩的命根子，如果真有什么不测……唉！”老先生无力的低下头去，语音之凄切，令在场二位已为人母者都几乎陪着洒下一把同情的泪水。

小兰花轻轻向后一靠，像是在和老人家聊天般开了口：“井上先生应该就住在札幌附近吧？”

井上先生接过猫熊二号送来的茶，点点头道：“我们住的地方离札幌大约一小时车程，算不得远。”

“您的工作是？”小兰花问道。

“家里有片果园，我们一家就靠这个，本来打算再过两年就把这园子交给勇吉，没想到却出了这种事。”老先生的眼中泪光隐隐，不胜唏嘘之态。

“您就住在那果园里吗？”小兰花试着勾勒出井上夫妇的环境。

井上太郎喝了口热茶来缓和自己激动的情绪：“是的，我们那园子是在山上。你也知道，这些东西要常常去看看，所以我们就住在园子里。”

小兰花轻轻皱了皱眉头，问道：“山上的交通方便吗？”

“还不错。十年前山上开了公路之后，方便很多。现在除了偶尔大雪封闭道路之外，我们平时都是开车，很少再用雪橇。”

“雪橇？是雪上摩托车吗？”小燕子突然插口问道。

“不是。我们家是用老式雪橇，就是像爱斯基摩人那种用狗拉的雪橇，勇吉和云雀都喜欢坐这种雪橇出去，往往要一个下午才会回来，像他们要去札幌那天，就是坐雪橇出门的。”

“他们打算坐雪橇去札幌？”小兰花觉得有点讶异。

“不是的，那两天山上刚下过大雪，开车下山不太方便，所以勇吉他们是想乘雪橇下山到附近的车站坐车。如果那时我坚持开车送他们下山就好了。”井上太郎紧紧咬着下唇，神情悔恨已极。

“井上先生，你把那天发生的事详细的说一次好吗？”小兰花有点纳闷，到目前为止，这件案子像是一樁单纯的失踪案件，为什么老爸会为了这种案子特地跑来？

井上太郎叹了口气，沙哑的声音里揉着极端的悲哀、痛苦与悔恨：“正好是半个月以前，札幌的“雪祭”开幕的前一天，勇吉和云雀跟我说他们想先到札幌过夜，好赶上第二天“雪祭”开幕的特别节目。我想第二天是星期天，也没什么事，也就答应了他们。”

小兰花问道：“他们一开始就打算坐雪橇下山吗？”

井上太郎摇摇头道：“没有！那天本来吃过晚饭我要开车送那两个孩子下山的。结果云雀看那天正好满月，夜景不错，而且前两天又下了场大雪，公路不好走，就跟她哥哥说想坐雪橇下山，我想他们平时也常这样下山，就随他们了，偏偏就这么出了事。”

小兰花趁着井上太郎停顿时问道：“您什么时候知道他们出事的？”

“大概在他们出门之后不到半小时吧？”井上太郎一边回答，一边以眼神征询默默坐在一旁的太太，像是要确定自己的答案并未错误。樱子点了点头表示同意，仍然不发一语。

小兰花问道：“您怎么知道他们出事了？”

井上太郎顿了顿，像是要把脑海中的记忆做一番整理：“两个孩子出门之后，我们夫妇俩在屋里看电视，那几条狗突然拉着辆空雪橇冲回来，我们才晓得出事了。那时候差不多八点吧，勇吉他们大概出门才二十分钟左右。”

“井上先生，平常坐雪橇下山到车站，需要多久？”小兰花边问边看了下四周。高翔、木兰花和有珍阿姨坐在左边的长沙发上看着她，似乎在对她的表现评分。坐她左边的亚珍眉头微皱，副凝神倾德的样子，而右边的小燕子两眼飘向远方，不知神游何处去了。

井上太郎稍微想了想，答道：“大概半个小时吧！勇吉他们到车站时会给我电话，告诉我他们把狗放回来了。”

小兰花心中寻思：扣掉狗儿跑回来的时间，井上兄妹大概在出发后十五分钟内出事，差不多只走到半路。

一旁一直静默的小燕子，突然开口：“井上先生，那几条狗回来时是什么样子？”

“那几条狗像疯了一样的冲进来，然后就挤作一堆缩在墙角里发抖，而且还一直哀哀嚎叫，全身的毛都竖起来，像见到鬼似的，吓得要死。”

小燕子追问道：“那几条狗有受伤吗？”

井上太郎摇摇头，语气中充分表达出他的疑惑：“没有！那几条狗一点伤也没有，倒是那雪橇大概是冲回来时撞过，到处都是擦撞的痕迹。”

亚珍像是发现新大陆般兴奋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：“会不会是山上有猛兽出现？像老虎呀、熊呀、狼呀之类的？”

井上太郎看到亚珍憨然纯真的神态，难得地绽开了一抹微笑：“这几年开了公路以后，山上连兔子都找不到了，哪来的猛兽？更何况那几条狗也都是一等的猎犬，就算是什么猛兽出现也不至于被吓到。”

小兰花接过话题：“那几条狗拉着雪橇回来之后呢？”

井上太郎叹了口气：“我也知道事情不对，所以就开了车出去找，可是什么也没发现，等我们通知警察来时，山上又开始下雪，搜寻工作更加困难。”

小兰花把眼光射向父亲，这样一件单纯的失踪案为什么非要基金会插手不可？高翔在女儿的眼光里可以清楚地读出她的疑虑，却只能先以微笑作答。

客厅里陷入了一片异样的沉默中。

当井上太郎开始觉得小兰花可能拒绝出手帮忙时，小兰花的声音打破了沉默：“井上先生应该订好旅馆了吧？”

井上太郎做了肯定的答覆，小兰花接着道：“明天中午，我们会去和你们两位会合，然后前往北海道勘察实情。希望两位今晚能好好休息。”